



## 鱼饭里的智慧

●蓝飞燕

晨光熹微时,汕头港的汽笛声穿透了晨雾。老渔民陈伯仔仔细打量着刚上岸的那船海鲜,眼睛突然一亮:“这巴浪鱼好,做鱼饭正当时!”他挑选的鱼大小均匀、鱼眼清亮、鱼鳃鲜红,是制作鱼饭的上等食材。

鱼饭是潮汕地区独有的美食,看似简单却深藏生活智慧。它不是米饭,而是用海水煮熟的海鱼,体现了潮汕人“以鱼当饭”的饮食习惯。潮汕地区背山面海,海洋给予人们丰厚的馈赠。鱼饭得选用当地海域特产:巴浪、那哥、吊景、沙尖等,且每种鱼都有最适合的季节和烹法。“做鱼饭的鱼,最好是凌晨捕到的。”陈伯说,“这时候的鱼经过一夜休息,肉质最紧实。”潮汕人对鲜度的追求近乎苛刻:鱼上岸后要在两小时内处理,这样才能锁住其鲜美。

鱼饭的制作工艺看似简易,却蕴藏着潮汕地区深厚的饮食智慧。其关键步骤包括:将鲜鱼码放入竹篓,浸入以海盐调

制的咸水中,慢煮。用海水煮制鱼饭,是为了避免淡水对鲜味的稀释,海盐既调味又防腐。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,水不能沸腾,保持将沸未沸泛起小气泡的状态,才可避免鱼肉破裂。煮好后的鱼要吊起来,让海风自然吹干表面,这一传统技法被称为“打鱼饭”,不仅能使鱼肉表层干爽、内里润泽,也最大程度锁住了鱼的原味。

鱼饭承载着潮汕人的深厚文化底蕴。在当地方言中,“鱼”音同“余”,象征年年富足;鱼形完整不碎,也寄托着“有始有终”的美好寓意。因此,鱼饭常见于节庆、祭祖和婚仪等重要场合,早已成了一种民俗符号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鱼饭随着潮汕人也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。如今在深圳、广州等大城市,潮菜馆都将鱼饭作为招牌菜;在上海、北京的高端餐厅,鱼饭被赋予新的寓意;甚至漂洋过海,在巴黎、纽约的中餐馆里也能见到它的身影。“小时候,最盼

望的就是爷爷带鱼饭回家,”现居新加坡的潮汕籍陈先生回忆道,“那咸中带鲜的滋味,成了一生难忘的乡愁。”2018年,潮汕鱼饭制作技艺更是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如今的鱼饭也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,有的餐厅尝试用不同鱼种制作鱼饭,有的厨师开发出了新的蘸料搭配。但在汕头老城区,老师傅们仍坚持古法制作鱼饭。“机器做不出那种味道。”做了三十年鱼饭的黄师傅说,“火候的把握,时机的掌控,都需要经验的积累。这是我们潮汕人的饮食文化,要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
是啊,鱼饭就像潮汕人的性情:朴实无华却内涵丰富,坚守传统又包容创新。它不仅是潮汕饮食文化的代表,更是我国海洋文明的一个生动见证。在这看似简单的鱼饭制作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,对传统的坚守,对美味的孜孜追求……



■AI制图

## 清洁工

●谭丁录

四点半的路灯  
点亮城市的街角  
橙黄的马甲像另一盏街灯  
手中的扫帚  
是月亮递交给你的接力棒  
而你,用它擦拭未褪尽的星光

在日复一日的晨昏线上  
你用脚步叩响城市的脉搏  
手中的扫帚在黎明的风中弹奏和弦  
指缝间跳出一枚枚带水的音符

当人流的高峰与你擦肩而过  
你站在晨曦中仰望天空  
云彩在天空发出无声的赞叹  
皸裂的指纹  
是你永远的勋章

## 篾匠

●谢桂明

卸下一杆清风  
还破除一杆虚空  
你小心地用它的肉身和筋骨  
穿透日子

篾刀沉静  
划去每一寸竹青  
削平每一个竹节  
理成细长柔软的竹篾

编织鸡笼、菜篮、筛子  
生活  
重新赋予它清风  
肉身和筋骨



## 清晖园

●张健



■清晖园一隅。资料配图

清晖园乃岭南四大名园之一。看惯了江南园林的精致,我对这岭南的园子很是好奇。这次去顺德,终于圆了一个梦。

清晖园园门不甚高大,显几分内敛。门额上“清晖园”三字笔力遒劲,据说是由清代江苏书法家李兆洛题写,寓意取自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让我顿生自豪感。

岭南的园林,与江南大不相同。江南的园子,讲究的是“移步换景”,一步一景,处处透着人工的机巧。清晖园却多了几分随性,少了几分刻意。园中古木参天,多是岭南特有的树种,枝叶阔大,遮天蔽日。

转过一道矮墙,眼前豁然开朗。一座船厅临水而建,形如画舫。走近细看,厅上窗棂用的是彩色玻璃,阳光透过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这彩色玻璃是清代从西洋进口的,在岭南的阳光下,显得格外鲜艳。

园中游人如织,中老年人居多,偶尔也看到手拉着手的小情侣。他们或坐在亭中饮茶,或倚栏观鱼,神态悠闲。我走过他们身旁,听他们用粤语交谈,虽不解其意,却觉得那语调与这园子颇为相称:

都是这般婉转曲折,余韵悠长。

令我惊异的是园中的蚝壳窗。在一处名为“惜阴书屋”的小轩里,窗棂竟是用蚝壳拼成的。那蚝壳排列成菱形,透过孔隙,可以看到外面的竹影婆娑。我凑近细看,每一片蚝壳都打磨得极薄,边缘圆润,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。江南人讲究的是“琴棋书画”,而岭南人却能将最寻常的蚝壳也变成艺术品,这份化俗为雅的智慧,实在令人叹服。

再往前走,在园中一隅看到一座假山。这假山用岭南英石堆叠而成,石上刻着“九狮山”三字,细看那些石头,果然隐约可见狮子的形态:有的蹲伏,有的昂首,姿态各异。我想,这大约也是岭南人的性情,不似江南人那般含蓄,而是多了几分张扬与生动。

行至园中深处,见一株古树,树干粗壮,需三人合抱。树下立着石碑,记载此树已有三百余年历史。我抚摸着粗糙的树皮,不禁想起江苏省如皋市定慧寺前的那株古银杏。南北相隔千里,树木却是一样的长寿,一样的沉默。它们见证了多少

人事变迁,却始终不言不语,只是静静地生长,落叶,再生长。

与园区营业员交谈得知,这园子最早是明朝状元的宅子,后来几经易主,才有了今日的模样。“我们岭南的园子啊,”她笑着说,“不比你们江南的差吧?”

的确,清晖园虽不如江南园林那般精致,却自有其独特的风韵。它不刻意追求“咫尺山林”的意境,而是将岭南人的生活智慧、对自然的理解,都融入了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之中。这种浑然天成的美,或许正是它历经数百年而魅力不减的原因吧。

回到住处,我翻阅酒店的一本小册子,看到里面记载着清晖园曾经的主人龙氏家族的家训:“仁义礼智信,温良恭俭让”。人们对美好品格的追求,总是一致的。

窗外传来岭南特有的虫鸣,清脆悦耳。我忽然觉得,这清晖园就像一位岭南的老者,从容地坐在时光里,微笑着看世间万象。而我,不过是它漫长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罢了。

南北园林,风格各异,却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:人与自然,本就是一体的。

## 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

扫码查看  
征稿启事

